

<<呼兰河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呼兰河传>>

13位ISBN编号：9787540448448

10位ISBN编号：754044844X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湖南文艺

作者：萧红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呼兰河传>>

前言

序 作者：茅盾 1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悒——我决定了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意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画，也想去看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时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似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借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催促我快还这些心愿。

二十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

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

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2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

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

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

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

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儿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儿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呼兰河传>>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坊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童年的记忆，却忘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脱稿以后，翌年之四月，因为史沫特莱女士的劝说，萧红想到星加坡去（史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路过香港，小住一月。

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她，她说：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星加坡则坚不可破，即破了，在星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

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

那时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也不想离开香港，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万一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

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满一年了。

星加坡终于没有去成，萧红不久就病了，她进了玛丽医院。

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她希望病好，她忍着寂寞住在医院。

她的病相当复杂，而大夫也荒唐透顶，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已经无可救药。

可是萧红自信能活。

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夹在死于炮火和死于病二者之间的她，还是更怕前者，不过，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对于她的最大的威胁。

经过了最后一次的手术，她终于不治。

这时香港已经沦陷，她咽最后一口气时，许多朋友都不在她面前，她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这人间。

3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呵！

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缠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

如果这样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磨倌冯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

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的遭遇，当然很同情。

<<呼兰河传>>

我们怜惜她，我们为她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但憎恨的对象不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她的“立场”，她的叫人觉得可恨而又可怜的地方，在她“心安理得地化了五十吊”请那骗子云游道人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申说得明明白白的：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

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

……这老胡家的婆婆为什么坚信她的小团圆媳妇得狠狠地“管教”呢？

小团圆媳妇有些什么地方叫她老人家看着不顺眼呢？

因为那小团圆媳妇第一天来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论判定她是“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也是不合规律——因为街坊公论说，这小团圆媳妇不像个小团圆媳妇，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坚信非严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为“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居然不服管教——带哭连喊，说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个月。

街坊们当然也都是和那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要她好——要她像一个团圆媳妇。

所以当这小团圆媳妇被“管教”成病的时候，不但她的婆婆肯舍大把的钱为她治病（跳神、各种偏方），而众街坊也热心地给她出主意。

而结果呢？

结果是把一个“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名为十四岁其实不过十二，可实在长得比普通十四岁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单调。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

这在她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深，自然不言而喻。

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4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

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

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

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份、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

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

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

<<呼兰河传>>

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

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5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地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

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情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

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

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

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一九四六年八月于上海

<<呼兰河传>>

内容概要

《呼兰河传》是萧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代表作。

1940年写于香港。

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

创作此小说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独特的：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7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

它不属于纯粹的乡土文学，也不属于纯粹的左派文学，有讽刺，有幽默，有反省国民性的一面，也有真实记录生活的一面。

就像一个黑白的纪录片，间或夹杂着和祖父在小花园玩耍的彩色画面。

它是回忆童年的散文小说，既有寂寞和伤感，又不纯粹是寂寞和伤感。

因为她的笔触和思维，要比这个，大得多，高得多，高大到与天地一起，与自然和生命相融。

在这本奇特的小说里，萧红以她幽默而富韵律感的天才笔触、明快而万物有灵的童谣风格，造就了一部“回忆式”文学的巅峰之作。

<<呼兰河传>>

作者简介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迺莹，出生于黑龙江呼兰河县，病逝于香港。主要作品有《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

<<呼兰河传>>

书籍目录

序 作者：茅盾第一章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

第二章河的南岸，尽是柳条丛，河的北岸就是呼兰河城。

第三章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第四章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第五章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了东大桥下。

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桥下来哭。

第六章我家的有二伯，性情真古怪。

第七章他的儿子也和普通的小孩一样，七个月出牙，八个月会爬，一年会走，两年会跑了。

尾声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呼兰河传>>

章节摘录

第四章 1 一到了夏天，蒿草长没大人的腰了，长没我的头顶了，黄狗进去，连个影也看不见了。

夜里一刮起风来，蒿草就刷拉刷拉地响着，因为满院子都是蒿草，所以那响声就特别大，成群结队地就响起来了。

下了雨，那蒿草的梢上都冒着烟，雨本来下得不很大，若一看那蒿草，好像那雨下得特别大似的。

下了毛毛雨，那蒿草上就迷漫得朦朦胧胧的，像是已经来了大雾，或者像是要变天了，好像是下了霜的早晨，混混沌沌的，在蒸腾着白烟。

刮风和下雨，这院子是很荒凉的了。

就是晴天，多大的太阳照在上空，这院子也一样是荒凉的。

没有什么显眼耀目的装饰，没有人工设置过的一点痕迹，什么都是任其自然，愿意东，就东，愿意西，就西。

若是纯然能够做到这样，倒也保存了原始的风景。

但不对的，这算什么风景呢？

东边堆着一堆朽木头，西边扔着一片乱柴火。

左门旁排着一大片旧砖头，右门边晒着一片沙泥土。

沙泥土是厨子拿来搭炉灶的，搭好了炉灶，泥土就扔在门边了。

若问他还有什么用处吗，我想他也不知道，不过忘了就是了。

至于那砖头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已经放了很久了，风吹日晒，下了雨被雨浇。

反正砖头是不怕雨的，浇浇又碍什么事。

那么就浇着去吧，没人管它。

其实也正不必管它，凑巧炉灶或是炕洞子坏了，那就用得着它了。

就在眼前，伸手就来，用着多么方便。

但是炉灶就总不常坏，炕洞子修得也比较结实。

不知哪里找的这样好的工人，一修上炕洞子就是一年，头一年八月修上，不到第二年八月是不坏的，就是到了第二年八月，也得泥水匠来、砖瓦匠来，用铁刀一块一块地把砖砍着搬下来。

所以那门前的一堆砖头似乎是一年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三年两年的还是在那里摆着。

大概总是越摆越少，东家拿去一块垫花盆，西家搬去一块又是做什么。

不然若是越摆越多，那可就糟了，岂不是慢慢地会把房门封起来的吗？

其实门前的那砖头是越来越少的。

不用人工，任其自然，过了三年两载也就没有了。

可是目前还是有的。

就和那堆泥土同时在晒着太阳，它陪伴着它，它陪伴着它。

除了这个，还有打碎了的大缸扔在墙边上，大缸旁边还有一个破了口的坛子陪着它蹲在那里。

坛子底上没有什么，只积了半坛雨水，用手攀着坛子边一摇动：那水里边有很多活物，会上下地跑，似鱼非鱼，似虫非虫，我不认识。

再看那勉强站着的，几乎是站不住了的已经被打碎了的大缸，那缸里边可是什么也没有。

其实不能够说那是“里边”，本来这缸已经破了肚子，谈不到什么“里边”“外边”了，就简称“缸碴”吧！

在这缸碴上什么也没有，光滑可爱，用手一拍还会发响。

小时候就总喜欢到旁边去搬一搬，一搬就不得了了，在这缸碴的下边有无数的潮虫。

吓得赶快就跑。

跑得很远地站在那里回头看着，看了一回，那潮虫乱跑一阵又回到那缸碴的下边去了。

这缸碴为什么不扔掉呢？

<<呼兰河传>>

大概就是专养潮虫。

和这缸碴相对着，还扣着一个猪槽子，那猪槽子已经腐朽了，不知扣了多少年了。槽子底上长了不少的蘑菇，黑森森的，那是些小蘑；看样子，大概吃不得，不知长着做什么。

靠着槽子的旁边就睡着一柄生锈的铁犁头。

说也奇怪，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成对的，成双的。

没有单个的。

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着。

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

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

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

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

比方坛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

不知为什么，这铁犁头，却看不出什么新生命来，而是全体腐烂下去了。

什么也不生，什么也不长，全体黄澄澄的。

用手一触就往下掉末，虽然它本质是铁的，但沦落到今天，就完全像黄泥做的了，就像要瘫了的样子。

比起它的同伴那木槽子来，真是远差千里，惭愧惭愧。

这犁头假若是人的话，一定要流泪大哭：“我的体质比你们都好哇，怎么今天衰弱到这个样子？”

它不但它自己衰弱，发黄，一下了雨，它那满身的黄色的色素，还跟着雨水流到别人的身上去。

那猪槽子的半边已经被染黄了。

那黄色的水流，直流得很远，是凡它所经过的那条土地，都被它染得焦黄。

2 我家是荒凉的。

一进大门，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破房子，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破房子。

再加上一个大门洞，看起来是七间连着串，外表上似乎是很威武的，房子都很高大，架着很粗的木头的房架。

柁头是很粗的，一个小孩抱不过来。

都一律是瓦房盖，房脊上还有透窿的用瓦做的花，迎着太阳看去，是很好看的。

房脊的两梢上，一边有一个鸽子，大概也是瓦做的，终年不动，停在那里。

这房子的外表，似乎不坏。

但我看它内容空虚。

西边的三间，自家用装粮食的，粮食没有多少，耗子可是成群了。

粮食仓子底下让耗子咬出洞来，耗子的全家在吃着粮食。

耗子在下边吃，麻雀在上边吃。

全屋都是土腥气。

窗子坏了，用板钉起来，门也坏了，每一开就颤抖抖的。

靠着门洞子西壁的三间房，是租给一家养猪的。

那屋里屋外没有别的，都是猪了。

大猪小猪，猪槽子，猪粮食。

来往的人也都是猪贩子，连房子带人，都弄得气味非常之坏。

说来那家也并没有养了多少猪，也不过十个八个的。

每当黄昏的时候，那叫猪的声音远近得闻。

打着猪槽子，敲着圈棚，叫了几声，停了一停。

声音有高有低，在黄昏的庄严的空气里好像是说他家的生活是非常寂寞的。

除了这一连串的七间房子之外，还有六间破房子，三间破草房，三间碾磨房。

三间碾磨房一起租给那家养猪的了，因为它靠近那家养猪的。

三间破草房是在院子的西南角上，这房子它单独地跑得那么远，孤伶伶的，毛头毛脚的，歪歪斜

<<呼兰河传>>

斜地站在那里。

房顶的草上长着青苔，远看去，一片绿，很是好看。

下了雨，房顶上就出蘑菇，人们就上房采蘑菇，就好像上山去采蘑菇一样，一采采了很多。

这样出蘑菇的房顶实在是很少有。

我家的房子共有三十来间，其余的都不会出蘑菇，所以住在那房里的人一提筐子上房去采蘑菇，全院子的人没有不羡慕的，都说：“这蘑菇是新鲜的，可不比那干蘑菇，若是杀一个小鸡炒上，那真好吃极了。

” “蘑菇炒豆腐，暖，真鲜！”

” “雨后的蘑菇嫩过了仔鸡。”

” “蘑菇炒鸡，吃蘑菇而不吃鸡。”

” “蘑菇下面，吃汤而忘了面。”

” “吃了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 “清蒸蘑菇加姜丝，能吃八碗小米子干饭。”

” “你不要小看了这蘑菇，这是意外之财！”

同院住的那些羡慕的人，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在那草房里。

若早知道租了房子连蘑菇都一起租来了，就非租那房子不可。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租房子还带蘑菇的。

于是感慨唏嘘，相叹不已。

再说站在房顶上正在采着的，在多少只眼目之中，真是一种光荣的工作。

于是也就慢慢地采，本来一袋烟的工夫就可以采完，但是要延长到半顿饭的工夫。

同时故意选了几个大的，从房顶上骄傲地抛下来，同时说：“你们看吧，你们见过这样干净的蘑菇吗？”

除了是这个房顶，哪个房顶能够长出这样的好蘑菇来。

” 那在下面的，根本看不清房顶到底那蘑菇全部多大，以为一律是这样大的，于是就更增加了无限的惊异。

赶快弯下腰去拾起来，拿到家里，晚饭的时候，卖豆腐的来，破费二百钱捡点豆腐，把蘑菇烧上。

可是那在房顶上的因为骄傲，忘记了那房顶有许多地方是不结实的，已经露了洞了，一不加小心就把脚掉下去了，把脚往外一拔，脚上的鞋子不见了。

鞋子从房顶落下去，一直就落在锅里，锅里正是翻开的滚水，鞋子就在滚水里边煮上了。

锅边漏粉的人越看越有意思，越觉得好玩，那一只鞋子在开水里滚着，翻着，还从鞋底上滚下一些泥浆来，弄得漏下去的粉条都黄忽忽的了。

可是他们还不把鞋子从锅里拿出来，他们说，反正这粉条是卖的，也不是自己吃。

这房顶虽然产蘑菇，但是不能够避雨。

一下起雨来，全屋就像小水罐似的，摸摸这个是湿的，摸摸那个是湿的。

好在这里边住的都是些个粗人。

有一个歪鼻瞪眼的名叫“铁子”的孩子。

他整天手里拿着一柄铁锹，在一个长槽子里边往下切着，切些个什么呢？

初到这屋子里来的人是看不清的，因为热气腾腾的这屋里不知都在做些个什么。

细一看，才能看出来他切的是马铃薯。

槽子里都是马铃薯。

这草房是租给一家开粉房的。

漏粉的人都是些粗人，没有好鞋袜，没有好行李，一个一个的和小猪差不多，住在这房子里边是很相当的，好房子让他们一住也怕是住坏了。

何况每一下雨还有蘑菇吃。

这粉房里的人吃蘑菇，总是蘑菇和粉配在一道，蘑菇炒粉，蘑菇炖粉，蘑菇煮粉。

没有汤的叫做“炒”，有汤的叫做“煮”，汤少一点的叫做“炖”。

他们做好了，常常还端着一大碗来送给祖父。

<<呼兰河传>>

等那歪鼻瞪眼的孩子一走了，祖父就说：“这吃不得，若吃到有毒的就吃死了。”

但那粉房里的人，从来没吃死过，天天里边唱着歌，漏着粉。

粉房的门前搭了几丈高的架子，亮晶晶的白粉，好像瀑布似的挂在上边。

他们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

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地唱着。

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

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

不得意怎么样？

人生是苦多乐少。

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

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正月十五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

人家的丈夫团圆聚，孟姜女的丈夫去修长城。

只要是一个晴天，粉丝一挂起来了，这歌音就听得见的。

因为那破草房是在西南角上，所以那声音比较地辽远。

偶尔也有装腔女人的音调在唱“五更天”。

那草房实在是不行了，每下一次大雨，那草房北头就要多加一只支柱，那支柱已经有七八只之多了，但是房子还是天天地往北边歪。

越歪越厉害，我一看了就害怕，怕从那旁边一过，恰好那房子倒了下来，压在我身上。

那房子实在是不像样子了，窗子本来是四方的，都歪斜得变成菱形的了。

门也歪斜得关不上了。

墙上的大柁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向一边跳出来了。

房脊上的正梁一天一天地往北走，已经拔了榫，脱离别人的牵掣，而它自己单独行动起来了。

那些钉在房脊上的椽杆子，能够跟着它跑的，就跟着它一顺水地往北边跑下去了；不能够跟着它跑的，就挣断了钉子，而垂下头来，向着粉房里的人们的头垂下来，因为另一头是压在檐外，所以不能够掉下来，只是滴里郎当地垂着。

我一次进粉房去，想要看一看漏粉到底是怎样漏法。

但是不敢细看，我很怕那椽子头掉下来打了我。

一刮起风来，这房子就喳喳地山响，大柁响，马梁响，门框、窗框响。

一下了雨，又是喳喳地响。

不刮风，不下雨，夜里也是会响的，因为夜深人静了，万物齐鸣，何况这本来就会响的房子，哪能不响呢。

以它响得最厉害。

别的东西的响，是因为倾心去听它，就是听得见的，也是极幽渺的，不十分可靠的，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的耳鸣而引起来的错觉。

比方猫、狗、虫子之类的响叫，那是因为它们是生物的缘故。

可曾有人听过夜里房子会叫的。

谁家的房子会叫，叫得好像个活物似的，嚓嚓的，带着无限的重量，往往会把睡在这房子里的人叫醒。

被叫醒了的人，翻了一个身说：“房子又走了。”

真是活神活现，听他说了这话，好像房子要搬了场似的。

房子都要搬家了，为什么睡在里边的人还不起来，他是不起来的，他翻了个身又睡了。

住在这里边的人，对于房子就要倒的这回事，毫不加戒心，好像他们已经有了血族的关系，是非常信靠的。

似乎这房一旦倒了，也不会压到他们，就像是压到了，也不会压死的，绝对地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些人的过度的自信，不知从哪里来的，也许住在那房子里边的人都是用铁铸的，而不是肉长的。

<<呼兰河传>>

再不然就是他们都是敢死队，生命置之度外了。

若不然为什么这么勇敢？

生死不怕。

若说他们是生死不怕，那也是不对的。

比方那晒粉条的人，从杆子上往下摘粉条的时候，那杆子掉下来了，就吓他一哆嗦。

粉条打碎了，他还没有敲打着。

他把粉条收起来，他还看着那杆子，他思索起来，他说：“莫不是……”他越想越奇怪，怎么粉打碎了，而人没打着呢。

他把那杆子扶了上去，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着，用眼睛捉摸着。

越捉摸越觉得可怕。

“唉呀！

这要是落到头上呢。

”那真是不堪想象了。

于是他摸着自己的头顶，他觉得万幸万幸，下回该加小心。

本来那杆子还没有房椽子那么粗，可是他一看见，他就害怕。

每次他再晒粉条的时候，他都是躲着那杆子，连在它旁边走也不敢走，总是用眼睛溜着它，过了很多日才算把这回事忘了。

若下雨打雷的时候，他就把灯灭了，他们说雷扑火，怕雷劈着。

他们过河的时候，抛两个铜板到河里去，传说河是馋的，常常淹死人的，把铜板一摆到河里，河神高兴了，就不会把他们淹死了。

这证明住在这嚓嚓响着的草房里的他们，也是很胆小的，也和一般人一样是颤颤惊惊地活在这世界上。

那么这房子既然要塌了，他们为什么不怕呢？

据卖馒头的老赵头说：“他们要的就是这个要倒的么！”

”据粉房里的那个歪鼻瞪眼的孩子说：“这是住房子啊，也不是娶媳妇要她周周正正。

”据同院住的周家的两位少年绅士说：“这房子对于他们那等粗人，就再合适也没有了。

”据我家的有二伯说：“是他们贪图便宜，好房子呼兰城里有的多，为啥他们不搬家呢？好房子人家要房钱的呀，不像是咱们家这房子，一年送来十斤二十斤的干粉就完事，等于白住。

你二伯是没有家眷，若不我也找这样房子去住。

”有二伯说的也许有点对。

祖父早就想拆了那座房子的，是因为他们几次的全体挽留才留下来的。

至于这个房子将来倒或不倒，或是发生什么幸与不幸，大家都以为这太远了，不必想了。

3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

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

那拉磨的，夜里打着梆子，通夜地打。

养猪的那一家有几个闲散杂人，常常聚在一起唱着秦腔，拉着胡琴。

西南角上那漏粉的则喜欢在晴天里边唱一个《叹五更》。

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

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呼兰河传>>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磨房里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他越打得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因为他单单的响音，没有同调。

4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粉房旁边的那小偏房里，还住着一家赶车的。

那家喜欢跳大神，常常就打起鼓来，喝喝咧咧唱起来了。

鼓声往往打到半夜才止，那说仙道鬼的，大神和二神的一对一答，苍凉，幽渺，真不知今世何世。

那家的老太太终年生病，跳大神都是为她跳的。

那家是这院子顶丰富的一家，老少三辈。

家风是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

家里绝对地没有闲散杂人。

绝对不像那粉房和那磨房，说唱就唱，说哭就哭。

他家永久是安安静静的。

跳大神不算。

那终年生病的老太太是祖母，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赶车的，二儿子也是赶车的。

一个儿子都有一个媳妇。

大儿媳妇胖胖的，年已五十了。

二儿媳妇瘦瘦的，年已四十了。

除了这些，老太太还有两个孙儿。

大孙儿是二儿子的，二孙儿是大儿子的。

因此他家里稍稍有点不睦，那两个媳妇妯娌之间，稍稍有点不合适，不过也不很明朗化。

只是你我之间各自晓得。

做嫂子的总觉得兄弟媳妇对她有些不驯，或者就因为她的儿子大的缘故吧。

兄弟媳妇就总觉得嫂子是想压她，凭什么想压人呢？

自己的儿子小，没有媳妇指使着，看了别人还眼气。

老太太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认为十分满意了。

人手整齐，将来的家业，还不会兴旺的吗？

就不用说别的，就说赶大车这把力气也是够用的。

看看谁家的车上是爷四个，拿鞭子的，坐在车后尾巴上的都是姓胡，没有外姓。

在家一盆火，出外父子兵。

所以老太太虽然是终年病着，但很乐观，也就是跳一跳大神什么的解一解心疑也就算了。

她觉得就是死了，也是心安理得的了，何况还活着，还能够看得见儿子们的忙忙碌碌。

媳妇们对于她也很好的，总是隔长不短地张罗着给她花几个钱跳一跳大神。

每一次跳神的时候，老太太总是坐在炕里，靠着枕头，挣扎着坐了起来，向那些来看热闹的姑娘媳妇们讲：“这回是我大媳妇给我张罗的。”

或是：“这回是我二媳妇给我张罗的。”

她说的时候非常得意，说着说着就坐不住了。

她患的是瘫病，就赶快招媳妇们来把她放下了。

放下了还要喘一袋烟的工夫。

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不说老太太慈祥的，没有一个不说媳妇孝顺的。

所以每一跳大神，远远近近的人都来了，东院西院的，还有前街后街的也都来了。

只是不能够预先订座，来得早的就有凳子、炕沿坐；来得晚的，就得站着了。

一时这胡家的孝顺，居于领导的地位，风传一时，成为妇女们的楷模。

不但妇女，就是男人也得说：“老胡家人旺，将来财也必旺。”

“天时、地利、人和，最要紧的还是人和。”

人和了，天时不好也好了。

地利不利也利了。

<<呼兰河传>>

“将来看着吧，今天人家赶大车的，再过五年看，不是二等户，也是三等户。”

我家的有二伯说：“你看着吧，过不了几年人家就骡马成群了。别看如今人家就一辆车。”

他家的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的不睦，虽然没有新的发展，可也总没有消灭。

大孙子媳妇通红的脸，又能干，又温顺。

人长得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小。

正合适配到他们这样的人家。

车回来了，牵着马就到井边去饮水。

车马一出去了，就打草。

看她那长相可并不是做这类粗活的人，可是做起事来并不弱于人，比起男人来，也差不了许多。

放下了外边的事情不说，再说屋里的，也样样拿得起来。

剪、裁、缝、补，做哪样像哪样，他家里虽然没有什么绫罗绸缎可做的，就说粗布衣也要做个四六见线，平平板板。

一到过年的时候，无管怎样忙，也要偷空给奶奶婆婆、自己的婆婆、大娘婆婆，各人做一双花鞋。

虽然没有什么好的鞋面，就说青水布的，也要做个精致。

虽然没有丝线，就用棉花线，但那颜色却配得水灵灵地新鲜。

奶奶婆婆的那双绣的是桃红的大瓣莲花。

大娘婆婆的那双绣的是牡丹花。

婆婆的那双绣的是素素雅雅的绿叶兰。

这孙子媳妇回了娘家，娘家的人一问她婆家怎样，她说都好都好，将来非发财不可。

大伯公是怎样地兢兢业业，公公是怎样地吃苦耐劳。

奶奶婆婆也好，大娘婆婆也好。

凡是婆家的无一不好。

完全顺心，这样的婆家实在难找。

虽然她的丈夫也打过她，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

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她把绣好的花鞋送给奶奶婆婆，她看她绣了那么一手好花，她感到了对这孙子媳妇有无限的惭愧，觉得这样一手好针线，每天让她喂猪打狗的，真是难为了她了。

奶奶婆婆把手伸出来，把那鞋接过来，真是不知如何说好，只是轻轻地托着那鞋，苍白的脸孔，笑盈盈地点着头。

这是这样好的一个大孙子媳妇。

二孙子媳妇也订好了，只是二孙子还太小，一时不能娶过来。

她家的两个妯娌之间的磨擦，都是为了这没有娶过来的媳妇。

她自己的婆婆主张把她接过来，做团圆媳妇，婶婆婆就不主张接来，说她太小不能干活，只能白吃饭，有什么好处。

争执了许久，来与不来，还没有决定。

等下回给老太太跳大神的时候，顺便问一问大仙家再说吧。

5 我家是荒凉的。

天还未明，鸡先叫了；后边磨房里那梆子声还没有停止，天就发白了。

天一发白，乌鸦群就来了。

我睡在祖父旁边，祖父一醒，我就让祖父念诗，祖父就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春天睡觉不知不觉地就睡醒了，醒了一听，处处有鸟叫着，回想昨夜的风雨，可不知道今早花落了多少。

是每念必讲的，这是我的约请。

祖父正在讲着诗，我家的老厨子就起来了。

他咳嗽着，听得出来，他担着水桶到井边去挑水去了。

<<呼兰河传>>

井口离得我家的住房很远，他摇着井绳哗啦啦地响，日里是听不见的，可是在清晨，就听得分外地清明。

老厨子挑完了水，家里还没有人起来。

听得见老厨子刷锅的声音刷啦啦地响。

老厨子刷完了锅，烧了一锅洗脸水了，家里还没有人起来。

我和祖父念诗，一直念到太阳出来。

祖父说：“起来吧。

”“再念一首。

”祖父说：“再念一首可得起来了。

”于是再念一首，一念完了，我又赖起来不算了，说再念一首。

每天早晨都是这样纠缠不清地闹。

等一开了门，到院子去，院子里边已经是万道金光了，大太阳晒在头上都滚热的了。

太阳两丈高了。

祖父到鸡架那里去放鸡，我也跟在那里，祖父到鸭架那里去放鸭，我也跟在后边。

我跟着祖父，大黄狗在后边跟着我。

我跳着，大黄狗摇着尾巴。

大黄狗的头像盆那么大，又胖又圆，我总想要当一匹小马来骑它。

祖父说骑不得。

但是大黄狗是喜欢我的，我是爱大黄狗的。

鸡从架里出来了，鸭子从架里出来了，它们抖擞着毛，一出来就连跑带叫的，吵的声音很大。

祖父撒着通红的高粱粒在地上，又撒了金黄的谷粒子在地上。

于是鸡啄食的声音，咯咯地响成群了。

喂完了鸡，往天空一看，太阳已经三丈高了。

我和祖父回到屋里，摆上小桌，祖父吃一碗饭米汤，浇白糖；我则不吃，我要吃烧苞米；祖父领着我，到后园去，趟着露水去到苞米丛中为我掰一穗苞米来。

掰来了苞米，袜子、鞋，都湿了。

祖父让老厨子把苞米给我烧上，等苞米烧好了，我已经吃了两碗以上的饭米汤浇白糖了。

苞米拿来，我吃了一两个粒，就说不好吃，因为我已吃饱了。

于是我手里拿着烧苞米就到院子去喂大黄去了。

“大黄”就是大黄狗的名字。

街上，在墙头外面，各种叫卖声音都有了，卖豆腐的，卖馒头的，卖青菜的。

卖青菜的喊着，茄子、黄瓜、荚豆和小葱子。

一挑喊着过去了，又来了一挑；这一挑不喊茄子、黄瓜，而喊着芹菜、韭菜、白菜……街上虽然热闹起来了，而我家里则仍是静悄悄的。

满院子蒿草，草里面叫着虫子。

破东西，东一件西一样地扔着。

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清早，我家才冷静，其实不然的，是因为我家的房子多，院子大，人少的缘故。

哪怕就是到了正午，也仍是静悄悄的。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

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呼兰河传>>

编辑推荐

一个天才作家奉献给人间的礼物，穿越时光的艺术珍品，一代才女萧红毕生代表作。

<<呼兰河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